【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争议与未来展望*

胡晓辉　冯甘雨

摘　要：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理解多重危机下区域应对、适应长期不平等机制的核心议题。近二十年来，该领域在概念、理论和方法上逐步成熟，但亟须系统梳理在新外部环境下面临的争议与挑战。本文以“理论动态—实证焦点—核心争议—未来展望”为主线，回顾2008年至2026年区域经济韧性主题文献。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区域经济韧性已从工程与生态韧性转向适应性与转型韧性，并与演化、制度及关系经济地理学交叉融合，催生多元视角融合的趋势；在实证层面，分析框架由“内生结构聚焦”转向“内外生结构与能动性整合”，研究内容则从宏观总量表征下沉至微观因果机制，研究问题呈现出从“抽象”（韧性是什么，什么影响韧性）到“具体”（为何区域韧性不同，什么因果机制）的认知动态。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仍存在概念模糊、视角局限、方法传统、理论整合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解释复杂现实。结合当前理论演进与语境动态，未来应构建“冲击属性敏感、基于区域特征、强调结构—能动性辩证互动”的综合框架，推动韧性研究从抽象的认识论转向具体的本体论探索，着力构建既能衔接宏观叙事理论，又能解释微观实践机理的中程理论体系。

关键词：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综述；争议与问题；未来展望；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1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3-0142-14　　**收稿日期：**2026-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小制造企业韧性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22BJL109）。

作者简介：胡晓辉，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冯甘雨，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生（南京　210023）。

一、引言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重塑，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Gereffi，2020）。气候变暖、疫情、局部冲突与贸易摩擦等多重危机的频发，使区域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成为常态（Kogler et al.，2023；刘卫东，2020；Bryson & Vanchan，2020）。2008年金融危机后，区域经济韧性成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胡晓辉，2012；Hassink，2010；Martin，2012）。但随着语境从单一冲击转向多元危机叠加，原有认识论面临新的现实问题（Yeung，2023；Sutton et al.，2023）。在此背景下，科学理解区域经济在多重冲击下如何应对、适应并实现长期增长（Martin & Sunley，2015；胡晓辉等，2024；Hu et al.，2022），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贺灿飞和盛涵天，2023）。

区域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近二十年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在基本内涵、理论贡献、实证经验和政策启示上均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新语境下，既有内涵与理论视角正面临巨大挑战（Hu，2024）。首先，概念缺乏共识。“韧性”源于狭义的物理特性描述（即工程韧性），而非深刻理论，这使得其使用门槛低，易被不同学科借用（Reggiani，2002；胡晓辉，2024）。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韧性被快速使用，以解读危机下的实证或政策问题，缺乏足够理论化（Trippl et al.，2024）。其次，演化经济地理学（EEG）

是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基础，但其以企业为主体且秉承区域内生发展的思想，存在解释力局限。这迫使学者寻求诸如制度、关系、复杂适应系统、发展主义等范式，出现了“视角大杂烩”态势（胡晓辉等，2025；MacKinnon，2012；Martin & Sunley，2015）。这使得该议题沦为一个理论容器：看似在弥补演化视角之不足，实则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的时髦用词，消解了其学术解释力。我们认为，区域经济韧性争议的根源是：过度聚焦抽象认识论构建和修补，缺乏本体论思考，即未能系统厘清从语境压力、应对过程、表征能力到因果机制的时空逻辑链条（胡晓辉，2024）。

现有关于韧性的实证分析十分丰富，但受其概念模糊与理论化欠缺的影响，研究多集中于韧性测度和影响因素识别。这虽然有利于掌握宏观动态，但也忽视了基于地方的微观现实和地理性机制探索，难以清楚回答：为什么有些区域能在特定冲击下有强韧性，有些则较弱？其背后的普适规律到底是什么？在不确定性常态语境下，探索区域经济差异的长期机制应是区域经济韧性的核心目标，也是经济地理学理论化的重要锚点（Grillitsch & Sotarauta，2020）。

“韧性”概念本身是动态的，其本质是特殊语境变化所触发的经济动态过程与特征，但其机制又嵌入在并被塑造于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要素尺度中。当前，区域经济韧性的语境属性发生巨变，其内涵也需随之调整。一方面，危机本身变得多样且复杂。冲击类型、强度和范围逐步成为理解韧性本质的基本前提，也是影响塑造韧性的内生变量（Sutton et al.，2023）。另一方面，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行为主体或要素已发生改变。相比EEG“企业中心主义”思想，当前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乃至跨国公司的战略行动，以及宏观地缘政治经济变局下的民粹团体和政党政策，可能会更加重要地影响一个区域的经济韧性（Pike et al.，2010；Hu & Yang，2019；刘逸等，2021；Hu，2024）。为此，区域经济韧性现有的认识论和经验基础，已难以适应当下现实，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理论与实证经验亟须进行更新。

基于此，本文梳理近二十年来的文献，从概念思想、理论视角与实证聚焦三个维度厘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特征，明晰主要争议与问题，结合理论动态与语境重构提出未来展望，并强调“中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以期为具体研究指明方向。

二、概念演化与理论动态

本节系统梳理区域经济韧性概念的演化脉络，揭示其从“工程隐喻”到“能力过程论相结合”再到“过程功能本体”的演进特征，并阐述其理论视角从演化经济地理学向多元融合拓展的动态过程。

1.概念演化：从工程隐喻到过程功能本体

区域经济韧性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学术争鸣与时代语境的互动中不断演化的，至今未形成统一。其发展大致经历了“隐喻引入—演化争论—多元整合”三个阶段（见表1）。

阶段一（2007—2010年）：隐喻引入与概念雏形期。“韧性”一词源自物理学，最早可追溯到十七世纪的工程学和材料科学。彼时其具有清晰的概念，即代表物质的物理特性，通常用来描述物质受外力冲击或变形后恢复原状的能力和效率特性，俗称“弹性”。1973年，该概念被引入生态系统研究（Holling，1973），随后，进入到心理学、灾害学、管理学、规划学与地理学等领域。在此过程中，韧性概念服务于特定学科主题与需求，内涵定义趋于多元。本质上，韧性是隐喻术语，用来比拟系统中的个体、群体与组织等在外部冲击下的响应特征与能力。

“区域经济韧性”概念则发轫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区域学者提出，其借鉴了工程与生态韧性思想，被用来理解区域经济系统的复苏问题（Pendall et al.，2007；Hill et al.，2012）。随后，经济地理学者将其定义为区域经济抵御外部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同时关注其背后的地理机制（Bristow，2010；李小静和陈京，2024；李连刚，2019）。他们不局限于隐喻使用，而是将其融入EEG的理论化中（Simmie & Martin，2010；Hassink，2010）。通过摒弃工程和生态韧性中的均衡思想，提出“演化韧性”概念，强调区域经济韧性是非均衡和非稳态的过程。其底层逻辑是冲击可能会打开机会窗口，使得原有经济体出现路径创造、突破、延展、锁定、衰退等多种演化情景（Webber et al.，2018；Martin & Sunley，2015）。然而，鉴于当时EEG并未成熟，“演化韧性”存在一定局限性。

阶段二（2010—2019年）：能力论、过程论和两者结合论的演进。随着EEG的理论化发展，区域

经济韧性概念持续重构，引发了关于“什么是韧性”的争论，表现为能力论与过程论之争。首先，结果导向的能力论承袭工程韧性思想，将韧性界定为系统受到冲击后的经济结果或水平，即静态能力表征。其核心在于量化冲击前后的结构性变化，如GDP和就业变化，或是新产业是否产生。其中，“相关多样性”被视为关键变量（Boschma，2015）。此观点默认“历史可量化”，即认为韧性是特定时间截面下的能力指标。其次，时间导向的过程论受路径依赖理论影响，主张韧性是覆盖危机前积淀、危机中响应、危机后演化的长期过程（Adger，2000；Martin，2012）。其强调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因果互构性，认为韧性是历史依赖且持续演化的反映，难以通过静态指标捕捉。上述两种范式虽各有侧重，但均存在对路径依赖理论的理解局限。能力论容易陷入“结构决定论”的误区，过程论则面临实证难以操作的问题。

随着路径依赖理论的理解深化，能力论与过程论走向辩证融合，韧性被视为结构与过程、存量与流量在时间维度上的统一。比如，学者们通过“适应”与“适应力”概念重构了韧性内涵：前者侧重于维系既有结构的抵御与恢复；后者则指在此过程中生成的结构性变革潜能，侧重于系统的适应与转型（Pike et al.，2010；Martin & Sunley，2020）。据此，韧性被界定为适应过程与能力的互构（Hu & Hassink，2017、2020）。这一视角确立了历史辩证观，厘清了危机后短期回弹与长期适应的关系（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尽管如此，该阶段研究仍深植于EEG，坚持将区域结构要素视为解析经济韧性的核心变量（Martin et al.，2016）。

阶段三（2020年至今）：概念整合与反思拓展。疫情冲击引发了对金融危机范式下韧性认知的反思。新近研究表明，能动性在破除锁定、塑造区域韧性中发挥主导作用（Grillitsch & Sotarauta，2020；Hu et al.，2022；Tan et al.，2020）。此阶段韧性概念出现三个拓展：一是时间维度延伸。研究时间前移，即将冲击前的能动性纳入考量，构建涵盖“准备力—抵抗力—响应力—转型力”的长序列框架。该框架强调“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因果互构，认为韧性不仅仅是危机响应，还涉及危机前预警、学习与能力储备（Sutton et al.，2023；胡晓辉等，2024）。二是危机属性敏感。强调冲击的种类差异（如“慢性燃烧”与“突然冲击”的差异，金融危机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差异等）。冲击属性是韧性的重要内生要素，甚至可以决定韧性的内容、目标、上下限和利益主体范围等（袁丰等，2023；Hu，2024）。三是区域对象拓展。研究对象从发达核心地区延伸至老工业区、资源型城市等边缘区，以突出韧性的地方特征与政策需求的重要性。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区域在同一危机语境下具有差异化的韧性过程与机制，甚至同类地区面临相同危机时，也会出现韧性能力和轨迹的高度异质性。这为不确定性背景下制定“因地制宜、因类制宜”的区域或地方韧性政策提供了核心依据（胡晓辉和张文忠，2018）。

表1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发展阶段与特征总结

对比阶段	阶段一：隐喻引入期（2007—2010年）	阶段二：演化争论期（2010—2019年）	阶段三：多元整合期（2020年至今）
引入方式	从物理学、生态学引入社会科学，描述性隐喻	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受其主导	经济地理学范式多元融合转向，推动跨学科整合
理论内核	工程韧性（恢复原状）与生态韧性（多重均衡）结合	演化韧性（非均衡、非稳态），以路径依赖为支撑	超越单一理论框架，“结构—能动性—时空语境”互构论
主要内涵	区域经济抵御冲击并恢复的能力，侧重结果表征	经历“能力论”“过程论”“两者融合论”	多元主体互动，由结构、能动性与语境共同塑造
关注焦点	经济系统类比、冲击下特征研究、影响因素分析	短期回弹或长期适应；区域结构因素起主导作用	多元主体能动性；危机类型差异；区域类型拓展
核心变量	区域笼统的综合抵御和恢复力	区域内部的结构性要素与历史基础条件	“结构—能动性—语境”多要素的共同塑造
现有局限	概念模糊，缺乏共识；均衡思维；隐喻类比	聚焦区域结构因素；对能动性和外部环境关注不足	概念复杂化，操作化难度增加；定性案例研究为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理论动态:从演化视角到多元融合拓展

在概念演化的同时,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视角也从演化范式向多元融合拓展。如图1所示,其拓展涉及结构、能动性、制度、关系及多尺度等多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前理论的发展。

一是结构性聚焦。EEG是区域经济韧性的基础性理论框架(许吉黎等,2023;胡晓辉等,2025)。韧性被理解为区域经济系统在遭受冲击后,其内在结构的响应作用与能力(Hu et al., 2020;关皓明,2021)。早期研究关注"区域结构性"要素,尤其是产业技术结构(如技术关联度)如何预设区域经济固有的抵抗性或脆弱性,从而决定其恢复力与转型力(陈梦远等, 2017;Martin et al.,2016;Zhu et al.,2025)。

二是能动性转向。演化视角适用于市场活跃与产业多元的大都市区,却难以解释为何区域结构弱势地区能有韧性。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学、行为学和转型研究中汲取灵感,出现了能动性转向(杜志威等,2022;Hu & Hassink,2020)。能动性包含两层认识:一方面,韧性核心是对现实危机语境的响应行为,这些行为是人为可塑的。换言之,经济系统的抵御风险、恢复、调整和长期适应性发展,关键是看集体行动者如何认识危机,并通过响应的内容、方式、目标、程度来形成韧性(Baumgartinger-Seiringer,2025;张培风和贺灿飞,2025)。另一方面,冲击语境可能会赋予能动性更多改革合法性和机会空间,从而突破常态下的结构限制,引领韧性塑造。这与辩证路径依赖理论契合,即在特定语境下,部分个体或群体会出现"思想分岔",摆脱结构锁定效应,主动创造机会窗口,推动区域经济变革(Martin & Sunley,2006)。

三是结构与能动性互动。能动性转向可能过度强调能动性作用,而忽视结构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学者引入制度变迁理论,解析结构与能动性的互馈机制。首先,能动性通过影响制度、文化、组织等要素来改变结构要素与功能,进而塑造韧性(Bristow & Healy,2014)。其次,韧性在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中形成。能动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嵌入在特定结构中,其行为特征或多或少有"维系"和"改变"结构的两面性。例如,维系能动性重在保障原有结构的稳定与功能,涉及恢复力与抵抗力(Jolly et al.,2020);变革能动性则可能受结构影响小,或存在作出改变的权力和空间,表现为推动结构调整或创新,涉及适应力与转型力(Bækkelund,2021)。最后,能动性的异质性通过其作用方式、内容维度及强度差异,对制度及其变迁产生非均衡影响,进而塑造不一样的区域经济韧性(胡晓辉和张文忠, 2018;Hu & Yang,2019)。能动性可划分为创新企业家精神、地方领导力与制度企业家精神三类。其中,创新企业家精神主要局限于特定技术领域的突破,对产业组织有强影响;地方领导力与制度企业家精神则具备跨越组织的区域重构能力,能凝聚广泛共识和资源要素,激发集体能动性,推动中观制度的深层变革,塑造长期区域经济韧性(Grillitsch & Sotarauta,2020)。

四是多尺度关联与对象延展。早期EEG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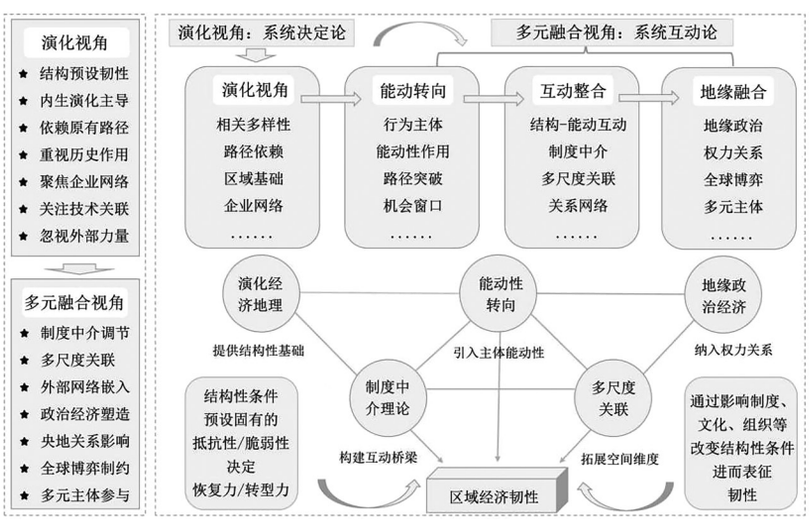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经济韧性视角演进:从演化到多元融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常将区域视为相对封闭的内生单元，聚焦于本地产业技术结构与制度安排，忽视外生过程与机制（胡晓辉等，2024）。对此，关系视角强调区域韧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跨地域、多尺度网络的协同建构过程中（胡晓辉等，2025；Leyshon，2023），研究随之延伸至区域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波动中的脆弱性与调适能力（MacKinnon，2013；胡晓辉等，2021）。近期，借鉴供应链风险管理视角，“链韧性”概念应运而生（胡晓辉等，2024）。该视角将供应链冗余度、灵活性及其地理布局视为关键变量，把区域理解为各种经济链条中的关键节点。链韧性认为区域经济韧性不是区域自持的，而是嵌入在广泛的、涉及多个地理空间的经济联系和网络中，网络整体结构条件和能动性对区域经济韧性起重要作用（贺之骞等，2025）。在此之后，韧性研究对象趋于多元，涵盖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及劳动力动态等（Chen & Hu，2025）。

五是宏大语境嵌入与地缘政治关系思索。最新研究转向地理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多尺度政治过程与权力关系变动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建构作用。该视角主张，经济韧性深植于社会—政治契约与治理结构之中，绝非纯粹的市场或技术产物（Yeung，2023）。在国家治理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无法脱离国家顶层设计与宏观政策规制。比如，中央政府能够通过规划调控重塑地方发展轨迹，使得央地关系成为核心变量，区域韧性可能是国家治理术（statecraft）的地区投射（MacKinnon & Derickson，2013；Kogler et al.，2023）。在全球尺度上，区域经济不仅嵌套于国内制度——政治土壤，也可能被卷入或跃升到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位置。贸易摩擦、技术封锁及地缘冲突能够重构（或阻断）要素流向，解构全球价值链和利益网络体系，使得区域经济韧性处于“全球地缘—国家战略”互动的约束（或刺激）之下。此外，颠覆性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重构劳资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与社会分配机制，这使得政治经济地理与技术国家主义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成为前沿议题（Hardy et al.，2018）。

三、实证问题及认知变迁

随着上述理论拓展，相关实证研究在视角使用、研究单元、尺度聚焦、研究对象、区域覆盖、时间性与语境上也发生了变化（见表2）。这一变化紧扣研究问题的三阶段递进，即从界定概念内涵（什么是区域经济韧性），到识别驱动因子（什么因素影响区域经济韧性），再到解析空间异质性的深层机制（为何存在过程和机制上的空间差异）。

1.什么是区域经济韧性：从表征到系统认识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早期研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认知主要囿于“表征”层面。学者们通过追踪GDP、就业率等指标的时序演变，将韧性简化为可量化的结果——衰退幅度小、恢复速率快的区域被视为更具韧性（Martin et al.，2016）。基于此，韧性被视为经济波动振幅视角下的恢复量与速度。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事后观测的简单判断，缺乏对事前的系统性分析。这些研究深根于“工程韧性”的均衡物理思维，预设区域经济发展是单一均衡的，即将冲击后“回归原态”视为韧性的唯一体现（Reggiani et al.，2002；Simmie & Martin，2010）。

随后，学界逐步从能力维度解构区域经济韧性（Martin，2012；Martin & Sunley，2015）。Martin（2012）提出涵盖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与转型力的四维能力框架，为后续研究确立了核心框架

表2 区域经济韧性实证研究的特征总结

维度	早期特征	当前特征
视角	演化视角主导，聚焦内生结构	多元视角整合，结构—能动性—语境互构
研究单元	区域宏观总量（GDP、就业）	企业、产业、制度、网络等多元主体
尺度聚焦	单一尺度（区域内部）	多尺度关联（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之间）
研究对象	发达地区、大都市区	老工业区、资源型城市、边缘地区等
区域覆盖	欧美发达国家为主	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逐步拓展
时间性	冲击前后两阶段对比	“冲击前—冲击中—冲击后”全过程动态
语境	金融危机语境主导	多重危机语境（疫情、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Boschma，2015；Hu & Hassink，2017；谭俊涛等，2020）。实证焦点集中于冲击前后的能力测度，主要涉及抵抗力与恢复力（Martin et al.，2016；李连刚等，2019）。同时，冲击前的区域结构禀赋被认为是影响韧性（如抵抗力）的关键前因（Balland et al.，2015）。然而，因缺乏长时序数据支撑与科学测度方法，关于适应力与转型力的探讨多滞留于理论推演（Evenhuis，2017）。

2020年疫情冲击重塑了对韧性的认识：一方面，冲击属性被纳入分析框架。鉴于金融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在传导机制、作用路径及影响范围上的本质差异，区域承受和应对不同冲击可能会呈现不同韧性特征（李连刚和胡晓辉，2023）。冲击的类型、强度、紧迫性、暴露群体、持续时间、传播特征和影响的空间广度，成为了解析韧性的关键前置变量。另一方面，面对不确定语境的长期化趋势，探索重心从“短期响应能力”转向“长期因果机制”（Hu，2024）。部分学者把历史作用放到更大的区域、国家与全球层面，去回答长期的历史系统演变对区域经济韧性起何种作用，甚至去探索历史传承的结构与危机发生之间的内在逻辑（即为什么危机会在此地出现）（Sutton & Arku，2022）。也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过分聚焦既有结构要素对当下应对能力的预设作用，应更多关注可预期愿景和任务导向下的超前能动性，即面向“未来准备和塑造”的，“防范危机发生”的韧性路径设计、塑造与转型（Lemke et al.，2023；Trippl et al.，2024）。

2.什么因素影响区域经济韧性：定量聚焦与总量分析

现有文献对于区域经济韧性是多重因素交互的动态过程已达成共识（Rela et al.，2022）。研究方法从面板回归演进为多维综合韧性指数构建，并广泛引入空间计量、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以测度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力（李连刚等，2023；关皓明等，2025）。近期研究则聚焦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揭示了同一因子在不同区域或在不同冲击下，其作用方向与强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袁丰等，2023；赵建吉，2023）。

在现有定量研究中，产业结构特征被认为是影响韧性的关键变量（Boschma，2015；王琛和郭一琼，2018）。产业结构可以“预设”风险分散、知识溢出及新产业形成的方式和空间，形成抵抗力与恢复力（Balland，2015）。此外，企业网络密度、技术关联度、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及城市化程度等结构性条件，也被反复证实对韧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Martin et al.，2016；徐媛媛和王琛，2017）。此阶段，经济基础与集聚支撑韧性成为主流思想，结构要素被视为赋予韧性的基础（Boschma，2015；Essletzbichler，2007；Fingleton et al.，2012）。

当前，伴随地缘经济格局重组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震荡，韧性研究发生了关系网络与系统思维转向。实证表明，仅凭内部结构难以揭示韧性差异。因此视角向多维拓展：一是非经济要素权重上升。社会资本、制度环境及治理能力等“软性”因素，被确认为影响韧性的变量（Bristow & Healy，2014）。二是外部关联网络成为核心解释维度。战略耦合模式、供应链地理分布、企业跨区投资网络以及外部市场波动等，不仅影响风险传导机制（特定区域为何更早或更多受到冲击），也会塑造区域经济的受压缓冲与结构恢复潜力（胡晓辉等，2021；MacKinnon，2013；Yeung，2015；Sheng et al.，2025）。三是能动性的解释力显著增强。国家战略的干预与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响应、法规制度修改及企业应急战略等行为，正发挥着重要作用（Tan et al.，2020；Hu et al.，2022）。

3.为什么区域经济韧性有空间差异：定性研究与机制探索

定量研究擅长识别韧性的驱动因素，却难以阐释其空间分异的成因、要素间的交互机制。为此，定性研究则致力于揭示区域韧性形成的因果逻辑。这类研究聚焦于核心问题：为何有些区域能抵御危机，从中恢复并实现转型，而其他则难以抵御与恢复，甚至陷入长期衰退？主要研究发现及其代表作者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区域经济韧性已演变为一个内含结构、能动性、制度、关系与语境性的复合系统。其中，结构与关系维度构成了韧性的历史基础，是分析的起点。比如，产业相关多样性与技术关联度通过风险分散和知识溢出成为韧性的内在基础；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战略耦合模式、各种内外关联结构、供应链冗余度等要素影响外部风险传导与缓冲效率。从这一点来看，区域内外各类关系组合的现状即可视为“结构”。区域在这些网络中的位置特征

表3 区域经济韧性定性研究的核心观点

维度	核心观点	代表文献
结构	制度变革可突破结构约束；技术关联与相关多样性影响新路径创造；制度遗产既提供资源也构成障碍；区域功能定位决定外部支持力度	Hu & Hassink（2017）；Martin（2012）；Boschma（2015）；王琛和郭一琼（2018）；丁建军等（2020）
能动性	地方领导力凝聚共识引导转型；制度企业家利用危机窗口修改规则；企业战略调整构成微观基础；政府政策干预塑造韧性；社会动员能力提供社会基础	Grillitsch & Sotarauta（2020）；Hu & Yang（2019）；Tan et al.（2020）；胡晓辉等（2024）；Wu et al.（2023）
制度	能动性通过制度传导影响结构；制度演化差异是韧性分异核心机制；央地关系存在适度区间，过度依赖或疏离均不利韧性	Bristow et al.（2014）；胡晓辉和张文忠（2018）；Hardy et al.（2018）；Pike et al.（2010）
关系	战略耦合模式决定脆弱性；供应链冗余度构成风险缓冲；知识网络开放性影响新路径生成；外部市场过度依赖增加脆弱性	胡晓辉等（2021）；刘逸等（2021）；贺之骞等（2025）；Trippl et al.（2024）；Yeung（2023）
语境性	危机类型框定韧性形成方式；时机窗口与准备力匹配变革成效；韧性机制依赖区域类型与地方语境	Sutton et al.（2023）；Simmie & Martin（2010）；李连刚等（2023）；Baumgartinger-Seiringer et al.（202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其韧性起到支撑作用，奠定了冲击前的韧性特征，如抗敏性、刚性、韧性主体和恢复、适应潜力等。

当然，结构禀赋并非是决定性因素，能动性与制度维度是危机中和危机后“韧性能力”的关键引擎。利益相关的能动主体能利用危机窗口突破结构约束或利用现有结构资源，来推动制度演化。其通过改变现有结构功能，从中构建韧性方向和能力。此外，韧性相关的能动性也可能形成于危机前，比如有计划的准备、应急和演练，这种“准备力”可能会深刻影响危机来临时的韧性特征与能力。需指出的是，韧性是一种动态适应力（dynamic adaptability），是在危机语境下基于结构基础与时空语境的响应式行动方式、内容、目的和能力。

最后，区域经济韧性深嵌于特定的语境之中。危机属性、时空窗口以及区域特有的地方情境，加上区域经济主体所处的广泛的经济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所嵌入的多元地理、语境和主体，共同塑造了上述各维度要素的交互方式与作用强度、内容和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区域经济韧性不再是单一结构决定的静态属性，而是利益相关行动者在特定制度与关系网络下，依据外部冲击语境，基于目标、条件、机会与能力，调动资源和共识，以适应危机与谋求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胡晓辉等，2025；Hu，2024）。任何维度的缺失或错配均可能导致韧性理解出现偏差，这种复杂性和高度时空依赖性也让当前的现实问题研究亟须多元融合的理论构建（Plummer & Sheppard，2006）。

四、核心争议与问题反思

尽管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在概念、理论与实证层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复杂性。本节明确新语境下的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概念层面：碎片化和模糊使用

韧性的跨学科应用与政策热词现象引发了概念碎片化危机。一方面，韧性与“发展”“演化”“适应”等概念的边界模糊，短期和长期研究分离，消解了其学术内涵。在多危机频发与长期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韧性研究范式正从短期“抵抗—恢复”向长期“适应—转型”演进，使得“转型韧性”概念成为了当前经济韧性研究的概念焦点。然而，该概念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与“发展力”“竞争力”“创新力”等术语的边界模糊，稀释了其聚焦于系统受扰后响应特征机制的本体论核心（Gong & Hassink，2019；Hu & Hassink，2020；Frohlich & Hassink，2018）。可以说，韧性本应锚定于冲击事件及其引发的非线性演变，但在缺乏具体实证方法论的情况下，转型视角的嵌入容易导致“危机应对下的转型”与“常态下的转型”难以区分的问题（Martin，2018；Sutton et al.，2023）。

另一方面，能力论与过程论的融合虽反映了结

构与能动性在时间逻辑上的共识,但学界尚未厘清一个关键问题,即区域韧性是可量化的静态存量,还是历史因果作用下形成的动态特征(Sutton et al.,2023)。前者有政策出口意义,后者有理论化价值。尽管两者在认识论上趋于融合,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割裂。由于两者本身是相互包裹共演的,导致很难做到状态特征评价和过程机制剖析的统一,无法真正区分"韧性能力"与"韧性过程"的本质差异。从这点来看,区域经济韧性研究仍处在聚焦抽象认识的概念化阶段,在实际研究操作层面仍旧困难重重(Maritn & Sunley,2026)。

此外,韧性概念化仍处在结构与能动性力量的纷争中。尚未明晰的关键问题是:韧性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是长期历史结构要素路径依赖与延续的,还是特定危机时刻下能动性牵引与迭代的(Yeung,2015;Boschma,2015;Bristow & Healy,2014)。这一纷争又涉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韧性是去语境化的长期主义内涵,即结构与能动性长期互动,不以特殊语境为依赖,韧性是固有存在的;还是坚持特定冲击语境依赖的传统内涵,即结构与能动性互动是特殊语境的产物(Sutton et al.,2023)。这两种争议反映了当前学者在"结构—能动性—语境"三者之间关系互动方式、程度、尺度和目标上的非共识性,也展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脱节(Lemke et al.,2023;Martin & Sunley,2026)。

2.理论层面:科学对话与整合有限

首先,从理论内核来看,EEG仍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化方向。多数研究运用路径依赖、路径发展、(非)相关多样性等概念理论,注重历史结构的基础作用,但却缺乏微观机制探索。EEG虽是理论核心,却未深化广义达尔文主义(变异、新奇、选择、遗传)及复杂适应系统(涌现、自适应、临界态)等思想。这种重历史、重结构、重宏观的倾向,限制了理论解释精度与微观理解力(Bristow & Healy,2014;David,2018;Boschma,2015)。

其次,从跨学科对话来看,其他学科思想与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基底(经济地理学)缺乏足够交流与融合。过去生态学、发展学概念被直接使用,聚焦共性进行隐喻类比,却未充分考虑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根本差异(Martin & Sunley,2015)。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根基源自物理学、生态学,当前仍或多或少停留在这些学科思想中。即便引入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也未锚定于地方、空间、尺度等核心关切,而是侧重结构、特征、能力、因素等浅层认知。当前理论化尚未深度扎根地理学,存在继续向外借用思想和理论概念的可能。我们认为,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核心应跳出既有框架,从语境时间性上理解经济地理学的本质科学问题——空间经济不均衡演化机制与语境关系的深度规律。

同时,从范式整合来看,当前区域发展语境的发生根本性转变,区域经济韧性变得更为复杂,需有多元融合的理论视角。但不同范式在融合接口上存在差异,容易出现视角拼凑而非融合的风险。演化视角强调地方惯例与新奇互动下的多元演化;制度视角聚焦规则约束与渐进演化;关系视角关注外部驱动与跨区域流动性演化。这些不同范式要有机融合,则亟须厘清:如何辩证理解制度、关系、尺度的关联内涵?制度是本身形成于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实践和共识,可表现为区域内企业技术专业性与多样性,也可以是区域间企业的关联网络、惯例与治理架构,两者均可视为影响韧性的结构要素。更进一步,如何在理论上链接语境、地方、空间和能动性的逻辑关系?理解嵌入结构场域(如地方文化、社会空间)与动态语境(不同危机类型)压力下的能动性如何影响制度与结构,并塑造韧性?这需要更为深刻的、兼容多重逻辑的框架整合,发挥地理学优势概念以突破理论瓶颈(胡晓辉等,2025;赵建吉,2025;张学波等,2023)。

最后,从理论预设来看,理论化的方向性思考仍显保守和单一。现有研究与政策实践中潜藏着消极韧性观预设,即过度执着于恢复原状或维系系统稳定,忽视了危机可以打开机会窗口并触发多尺度战略重构的潜能。比如,消极韧性视角低估了在气候变化下转型(系统)能动性的路径创造和重构作用,即区域经济韧性是人为可塑的,并不局限于历史羁绊和区域限制,其可以在特定危机下得到根本性提升(Trippl et al.,2024)。这说明,区域经济韧性不应仅是应对危机的研究,更应是抓住时空机会、刺激宏观结构演化和经济转型的研究。即便有些区域遭受重大冲击,也可能激发改革动力,形成巨大韧性;冲击下区域经济体的不同韧性表现,也能激发国家发现过去空间经济的薄弱环节,更好地进行经济地理布局与规划,从而提升整体与局部的经济韧性(Jolly et al.,2025)。

3.实证层面:学术抽象与政策实际的差异

当前区域经济韧性实证研究存在学术认识与现实治理的断裂(DiCaro & Fratesi, 2018; Hu & Hassink, 2020)。尽管,政策界已广泛使用"韧性",并明确其重要性,但现有学术洞见尚未转化成可下沉到区域尺度的政策操作工具。原因有二:一是学术理解的模糊性与政策执行的清晰性之间存在矛盾。比如,现有韧性测度往往过于复杂,不同研究存在差异化的指标选取和方法构建。这使得韧性在政策中,多被当作一种抽象的目标性词语,难以成为具体实践。此外,区域经济韧性不仅仅涉及本地企业战略,更是一个跨行政尺度和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系统过程。这使得政策制定主体、实施对象、操作与评价范围均面临边界不清晰的困境,政策过程可能会产生负面沟通成本和效能低下等问题(谭俊涛等, 2020)。二是现有研究普遍回避了韧性背后的地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效应关怀,缺乏对"经济韧性构建的外部性成本""经济韧性与社会、环境、生态、治理韧性之间的学理关系""韧性认知、过程与分配的社会公平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Baumgartinger-Seiringer et al., 2022; Hu et al., 2024)。比如,提升特定区域的经济韧性,是否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利益、加剧社会空间不均等为代价?区域经济韧性是区域性问题,还是更大尺度的经济发展系统问题,两者有何关联?什么样的韧性行为方式,以及面向什么群体的韧性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同与可持续增长?有关经济和社会协同韧性发展的空间性、时间性及其尺度公正尚未得到足够理论审视,更缺乏实证关注(Benner et al., 2026)。事实上,不同行动主体拥有异质性的议程、利益诉求与权力结构,其博弈过程塑造了经济韧性的利益、成本和要素分配格局,而现有文献尚未深入探究(Lemke et at., 2023)。

在方法论层面,存在静态简化的韧性测度与动态复杂的韧性实际的研究断裂。一是指标掩盖了结构性分化。过度依赖GDP等宏观总量指标,往往掩盖了不同产业部门、企业规模及社会群体间截然相反的恢复轨迹,模糊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与分配冲突。二是模型简化了非线性过程。传统的"冲击—恢复"两阶段模型将韧性视为线性回归,忽略了危机前的脆弱性积累、危机中的即时适应以及危机后的长期重构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动态交互。三是数据整合面临技术瓶颈。如何有效整合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网络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多模态大数据,并在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比性及融合技术上取得突破,仍是巨大挑战。同时,基于代理的计算实验等社会科学新方法,在预测模拟及政策情景推演方面尚处于探索初期(胡晓辉,2024)。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节在梳理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近二十年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提炼核心结论,并从概念重构、理论创新与实证衔接三个维度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1.结论与讨论

总体上,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研究的核心议题,其重要性随宏观语境变化不断增强。一方面,其推动经济地理学的多元范式融合。从工程、生态韧性转向适应与转型韧性,促使演化、制度、关系、地理政治经济、转型地理等范式交融,推动从短期静态测度向长期动态因果机制解释转变。另一方面,研究视角从"内生结构聚焦"演进为"内外生结构与能动性整合",科学问题从"韧性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深化为"韧性空间差异的机制是什么"以及"短期冲击韧性与长期危机韧性之间的关系"。该议题已逐步具备"结构—能动性"互动、时间性与空间性共存、过程"多尺度—多主体嵌入"的思想理念。

然而,当前研究也存在明显争议与问题。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概念模糊、视角分歧与理论整合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其现实解释力。第一,概念内涵受制于长期隐喻类比,跨学科使用导致不统一与模糊性,甚至大量研究缺乏韧性定义(Wolke et al., 2025)。在政策领域,韧性被广泛且抽象地使用,降低了经济韧性的学术内涵。第二,长期陷入EEG的"区域结构主义"解释体系。近期研究虽引入多视角予以弥补,但也使得区域经济韧性正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催生了新的挑战。多数学者意识到结构、能动性、关系、制度、语境等维度共同塑造韧性,但如何将其在认识论上进行合理融合仍存在难度与分歧,其根源在于未将空间、地方、尺度等地理学概念充分纳入理论构建。第三,存在韧性能力论与过程论、短期论与长期论的二元主义争议。短期韧性强调冲击后的应对行为与能力特征,易陷于缺乏

前因后果的脆弱性、鲁棒性和恢复力研究;长期韧性则有“去冲击语境化”趋势,易将韧性泛化为“适应”“发展”“演化”等普通概念,失去其冲击语境下的认识论本源(Martin & Sunley 2026)。当下未解的核心问题有:如何辩证融合短期特定危机韧性与长期扰动压力韧性?二者关系与影响路径是什么?区域在过去特定语境下的弱(或强)经济韧性对未来是劣势还是优势?回答这些问题需构建更科学辩证的理论框架。

学术认识的高复杂性与政策实施可操作性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存在韧性本体论与认识论分歧,主要存在四个争议点:一是时空属性之谜。韧性是经济系统固有的常态特征(韧性特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还是在观测特定危机下的区域经济特征与能力(只有去研究冲击的时候,其特征才会被理解与认识)?二是主体与对象之惑。韧性的驱动或表征行为主体是谁(是人、企业、政府和组织,还是抽象的产业结构、经济联系、网络、制度,或是经济系统整体)?政策干预应指向何时、何处、为谁、为何目的?三是特征、过程与机制之辩。如何科学甄别抵抗力、恢复力、转型力及其组合特征?结构与能动性互动是否存在可识别的规律性共演模式,即两者不同互动关系和方式如何影响区域经济韧性?如何理解韧性过程与结果在时间、空间、环境、社会维度的不均衡性因果根源?如何丰富韧性发展的目标维度?四是政策路径之争。区域经济韧性政策的重心应置于宏观结构优化还是微观能动性培育?二者如何权衡才会最有效能?

本文认为,区域经济韧性应具备三大必要特征:语境敏感性、多尺度嵌套性、地方响应特性。但这种抽象性的认知加上愈发复杂的语境现实,使得区域经济韧性的认识论趋于繁杂,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具体落脚点,常止步于描述性的愿景设定。鉴于此,区域经济韧性研究亟须构建一个“冲击属性敏感、基于区域特征、强调结构—能动性辩证互动”的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仅能超越宏大的元理论叙事(如演化、关系、制度经济地理等)与碎片化经验认知(如不同类型危机下的具体区域经济韧性过程、特征与机制),还能发展出用来衔接宏观理论内核与微观实践场景的“中程理论”——上可对接宏大理论,下能解释具体实证,从而为解析区域经济韧性机制与政策路径提供坚实基础。

2.研究展望

针对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概念重构、理论深化与实证衔接,未来应聚焦三个维度的研究。

一是概念思辨和内涵重构。需摒弃“一刀切”的通用指标,注重情境化、过程化与价值导向的概念重塑。第一,推动“区域类型适配”的语境化转向。依据创新枢纽、资源型城市或老工业基地等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推动类型学研究,使韧性逻辑精准映射区域特征,将地理性探索置于核心。第二,深化“冲击属性敏感”的过程化转向。将“黑天鹅”的突发性、“灰犀牛”的缓慢性与系统性等冲击属性置于分析中心,构建“冲击特性—区域基础—主体能动响应”的长期分析框架,使得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冲击事后的抵抗力与恢复力量化,而是进一步延伸至事前的预备能力与脆弱性评估,以及事中与事后的适应力机制分析,深入探讨结构、能动性和语境如何塑造未来长期韧性。第三,倡导“价值与目标导向明晰”的综合效应研究。必须直面“谁的韧性”与“为谁的韧性”问题,将多维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嵌入内涵,批判性审视经济韧性背后的负面代价,包括时间成本(当下的强韧性可能以未来的弱韧性为代价)、空间陷阱(此地韧性提升但他地发展牺牲)、社会负债(产生新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未来研究应融合公正转型、空间正义、生态文明及区域协调发展等视角(Lemke et al.,2023)。

二是理论整合和框架创新。应从多视角并行迈向机制融合与中程理论构建。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超越“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对立,剖析二者在危机预警、爆发、响应及转型各阶段的动态互构机制。既能阐释历史结构如何约束或赋能主体行动,又揭示多元主体(企业家、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的战略行为如何反作用于结构重构(Sutton & Arku, 2025)。同时,未来研究需通过比较案例,科学界定关系韧性、转型韧性、链韧性等概念的适用边界(胡晓辉等,2024)。

更重要的是,亟须发展中程理论,以对话抽象元理论(如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地理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并对接具体经验与政策实践。一方面,推动生态学、复杂系统科学、经济社会学等跨学科思想与地理学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关联及地方重构议题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建议

聚焦现有中程理论，如利益嵌入性理论，来厘清能动性与结构间的社会权力关系与互动模式；实践理论与非表征思想，用来判定韧性形成的能动性构建与再生产，从物质/资产、能力/技能和意义/理解交织的网络中理解韧性实践本体论；多维邻近理论则可以帮助透析危机传播扩散与韧性发展机理，理解危机形成与感知不仅与地理、技术、组织、文化、社会邻近有关，也受网络、关系、政治邻近影响。这有利于超越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争论，理解“区域经济韧性在具体情境中是如何被做出来的”。类似中程理论还包括路径依赖与路径发展理论、制度厚度等（Martin & Sunley，2006）。中程理论的价值在于提供机制解释，阐明政策干预“为何有效”的因果逻辑；强调理论解释边界，匹配区域类型、危机属性与具体语境；连接结构与能动性互动的微观机理。

三是面向政策性的实证衔接。需衔接学术解释与政策实践，构建完整的韧性政策过程。首先，政策制定上厘清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与边界，明确应对的危机语境与核心对象；辩证设定政策目标，在“恢复维系”“抵御冲击”与“适应转型”间权衡，分析危机语境优劣，评估政策的社会成本，框定政策目标范围（Martin & Sunley，2026）。其次，界定关联主体及其能动性网络，研判区域历史结构优劣势，厘清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的韧性功能接口；明确政策介入的具体维度，通过构建政策协调网络，形成针对特定产业、门类、组织与功能短板的精准干预方案。最后，政策实施上，确立“动态监测—循证反馈—适应迭代”的实施流程，突破传统“规划—执行”模式。强化冲击事前韧性预测与事后反事实评估，不仅要关注经济产出指标，更需运用因果推断方法，来厘清政策生效后的要素变化、时滞效应和时空异质性影响。区域治理主体应建立基于多源实时数据的风险预警与动态调适系统，将政策实施重构为“监测—学习—修正”的迭代循环。以此确保建立经济韧性反馈机制，及时识别执行目标偏差，在长期危机语境中保持政策的学习适调性，形成面向长期经济韧性的区域政策。

参考文献

[1] ADGER W N.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3): 347-364.

[2] BÆKKELUND N G. Change agency and reproductive agency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path evolution [J]. Regional studies, 2021(4): 757-768.

[3] BALLAND P, RIGBY D, BOSCHMA R, et al. The technological resilience of U.S. cities[J].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5(2): 167-184.

[4] BAUMGARTINGER-SEIRINGER S, PÁGER B, TRIPPL M. Regions in industrial transitions: A transformative resilience perspective on the uneven geographies of vulnerabilit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ivenes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4): 191-217.

[5] BENNER M, GRÜNENWALD V, KASTRUP J. The geography of just transitions: A place-based framework[J]. Regional studies, 2026(1): 2606364.

[6] BOSCHMA R.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resilience[J]. Regional studies, 2015(5): 733-751.

[7] BRISTOW G. Resilient regions: Re-‘place’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1): 153-167.

[8] BRISTOW G, HEALY A. Regional resilience: An agency perspective[J]. Regional studies, 2014(5): 923-935.

[9] BRYSON J R, VANCHAN V. COVID-19 and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s of value and risk in GPN research[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che en sociale geograhie, 2020(3): 530-542.

[10] CHEN J, HU X. Evolving skill composi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a long ru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025: 1-26.

[11] DAVID L. Agency and resilience in the time of regional economic crisi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5): 1041-1059.

[12] DI CARO P, FRATESI U.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resilience[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8(2): 235-240.

[13] ESSLETZBICHLER J. Diversity, stability and regional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5 - 2002[M]//K. Frenken. Appli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7: 203-229.

[14] EVENHUIS E.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ing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J].Geography compass, 2017(11): e12333.

[15] FINGLETON B, GARRETSEN H, MARTIN R. Recessionary shocks and regional employment: Evidence on the resilience of U.K. regions[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2 (1): 109-133.

[16] FROHLICH K, HASSINK R. Regional resilience: A stretched concept?[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

(9):1763-1778.

[17]GEREFI G. What does the COVID-19 pandemic teach us about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case of medical suppl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2020(3): 287-301.

[18]GONG H, HASSINK R. Co-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geography: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Regional studies, 2019(9):1344-1355.

[19]GRILLITSCH M, SOTARAUTA M. Trinity of change agency,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opportunity spac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0(4):704-723.

[20]HARDY J, IMANI Y, ZHUANG B N. Regional resilie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China: An open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J]. Competition and change, 2018(1): 63-80.

[21]HASSINK R. Regional resilience: A promising concept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daptabil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1): 45-58.

[22]HILL E, WIAL H, WOLMAN H. Economic shock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M]//Weir M, Pindus N, Wial H, et al.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its effect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193-274.

[23]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1):1-23.

[24]HU X, HASSINK R. Exploring adaptation and adaptability in uneven economic resilience: A tale of two Chinese mining regions[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7(3):527-541.

[25]HU X, YANG C.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ivergent economic resilience: Path development of two resource-depleted cities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9(16): 3466-3485.

[26]HU X, HASSINK R. Adaptation, adaptabil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 conceptual framework[M]//Bristow G, Healy A. Handbook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20: 55, 58, 166.

[27]HU X, LI L, DONG K. What matte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mid COVID-19? Evidence from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J]. Cities, 2022, 120: 103440.

[28]HU X. Uneven economic resilience of old industrial cities in china: A multiple-perspective analysis [M].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4: 141-147.

[29]JOLLY S, GRILLITSCH M, HANSEN T. Agency and actors in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and longitudinal analysis[J]. Geoforum, 2020(111):176-188.

[30]JOLLY S, ASHEIM B, BENNER M, et al. Future-oriented green and just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towards a critical examination[J]. Progress in economic geography, 2025(2):100049.

[31]KOGLER D F, EVENHUIS E, GIULIANI E, et al. Re-imagin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23(3): 373-390.

[32]LEMKE L K G, SAKDAPOLRAK P, TRIPPL M. Unresolved issues i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 ways forward[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3(5):699-717.

[33]LEYSHON A. Economic geography II: The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3(2):353-364.

[34]MACKINNON D.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Reassessing the firm-region nexu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1):227-245.

[35]MACKINNON D, DERICKSON K D. From resilience to resourcefulness: A critique of resilience policy and activism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3(2): 253-270.

[36]MARTIN R,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4):395-437.

[37]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1):1-32.

[38]MARTIN R, SUNLEY P.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1):1-42.

[39]MARTIN R, SUNLEY P. On resilience building for regional and local economies: What would it tak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6, lbag023.

[40]MARTIN R, SUNLEY P, GARDINER B, et al. How regions react to recessions: 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J]. Regional studies, 2016(4):561-585.

[41]MARTIN R, SUNLEY P.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Bristow G, Healy A. Handbook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20:30-54.

[42]MARTIN R. Shocking asp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owards 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resilience[M]//Clark G L, Feldman M P, Gertler M S, et al. 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867-891.

[43]PENDALL R, FOSTER K A, COWELL M. Resilience and regions: Build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aphor[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7 (1):71-84.

[44]PIKE A, DAWLEY S, TOMANEY J. Resilience, adaptation and adaptability[J].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1):59-70.

[45] PLUMMER P, SHEPPARD E. Geography matters: Agency, structures and dynamic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conomics and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5): 619-637.

[46]REGGIANI A, DE GRAAFF T, NIJKAMP P. Resilienc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J]. 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2002, 2:211-229.

[47]RELA I Z, RAMLI Z, FIRIHU M Z, et al. COVID-19 risk management and stakeholder action strategies: Conceptual frameworks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Indones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5): 8908.

[48] 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1):27-43.

[49]SUTTON J, ARKU G.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owards a system approach[J].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2022(1):497-512.

[50]SUTTON J, ALESSIA A, GIANPIERO T, et al.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 scoping review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3(4):500-532.

[51]SHENG H, HE C, XU Q. More than geography: Towards a network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025:1-27.

[52]TAN J, HU X, HASSINK R, et al. Industrial structure or agency: what affects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J]. Cities, 2020, 106(2): 1-11.

[53] TRIPPL M, FASTENRATH S, ISAKSEN A. Rethinking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Pre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shaping transformative resilience[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24(2):101-115.

[54]WEBBER D J, HEALY A, BRISTOW G. Regional growth paths and resilience: A European analysi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4):355-375.

[55]WOLKE D, ZHOU Y, LIU Y,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ceptualization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in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resilience[J]. Nature mental health, 2025(3): 1088-1099.

[56]WU D, HU X H, CHEN W, et al. An agency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during COVID-19: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s place-based leadership in Kunshan, Chin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23, 16(1):119-133.

[57] YEUNG H W.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 Regional science policy & practice, 2015 (1):1-23.

[58] YEUNG H W. Troubling economic geography: New directions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3(4):672-680.

[59]ZHU L, HE Y, CHEN C, et al. A coal in the snow or the icing on the cake? China's development zone upgrad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5, 202:115771.

[60]陈梦远. 国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基于演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介绍[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1).

[61]丁建军, 王璋, 柳艳红, 等. 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62]杜志威, 文志敏, 金利霞. "结构—能动性"框架下短期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与影响机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对东莞企业的访谈[J]. 热带地理, 2022, 42(8).

[63]关皓明, 杨青山, 浩飞龙, 等. 基于"产业—企业—空间"的沈阳市经济韧性特征[J]. 地理学报, 2021, 76(2).

[64]关皓明, 牟青, 赵远飞, 等. 辽中南地区工业韧性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25, 45(7).

[65]贺灿飞, 盛涵天. 区域产业路径的前景展望式演化:基于集体能动性和产业正当化的视角[J]. 经济纵横, 2025(7).

[66]贺之骞, 胡晓辉, 张旭亮. 供应链韧性视角下长三角区域经济韧性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分析[J]. 地理研究, 2025, 44(9).

[67]胡晓辉. 区域经济弹性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 34(8).

[68]胡晓辉, 张文忠. 制度演化与区域经济弹性:两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比较[J]. 地理研究, 2018, 37(7).

[69]胡晓辉, 董柯, 杨宇. 战略耦合演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70]胡晓辉."重塑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新视角、新方法与新叙事"专辑序言[J]. 华南地理学报, 2024, 2(3).

[71]胡晓辉, 贺之骞, 廉军伟. 从"演化韧性"到"链韧性":重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J]. 华南地理学报, 2024, 2(3).

[72]胡晓辉, 贺之骞, 许吉黎. 从演化到关系:国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视角转向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5, 40(1).

[73]吉生保, 魏姗姗, 王丁玄.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韧性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5).

[74]李连刚, 张平宇, 谭俊涛, 等. 韧性概念演变与区域经济

韧性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9,34(2).
[75]李连刚,胡晓辉.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区域经济韧性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3).
[76]李小静, 陈京.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概念与测度再审视[J]. 华南地理学报,2024,2(3).
[77]刘卫东.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J]. 地理研究,2020,39(7).
[78]刘逸,纪捷韩,许汀汀,等. 战略耦合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79]孙久文,孙翔宇.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 经济地理, 2017, 37(10).
[80]谭俊涛,赵宏波,刘文新,等.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2).
[81]王琛, 郭一琼. 地方产业抵御经济危机的弹性影响因素: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J]. 地理研究,2018,37(7).
[82]许吉黎,张虹鸥,陈奕嘉,等.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演进与研究议题展望[J]. 地理研究,2023,42(9).
[83]徐媛媛,王琛. 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2017, 36(8).
[84]袁丰,熊雪蕾,徐紫腾,等. 长江经济带经济韧性空间分异与驱动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2023,42(2).
[85]赵建吉,张馨歆,王艳华,等.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23,43(8).
[86]赵建吉,杨文清,王艳华. 金融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J]. 地理学报, 2025,80(12).
[87]张培风,贺灿飞.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需求转向"研究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2025, 45(2).
[88]张学波,何志浩,于伟,等.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J]. 地理科学,2025, 45(5).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Research Debates and Future Prospects

Hu Xiaohui Feng Ganyu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in understanding how regions respond to and adapt amid poly-crisis and address long-term inequalities. Although the field has matured over two decades in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ts current controversies and challenges is urgently need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2008-2026) along four threads: theoretical evolution, empirical advances, core controvers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Key findings include: (1) Theoretically, resilience concepts have evolved from engineering/ecological to adaptive/transformative frameworks, integrating 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and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romoting a trend of multi-perspective integration. (2) Empiricall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has shifted from "endogenous structural focus" to "integrating endogenous-exogenous factors and agency",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moved from macro aggregates to micro mechanism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have progressed from abstract (defining resilience) to concrete (explaining geographies of resilience and their causal mechanisms). Overall, issues still remain in existing research: including conceptual ambiguity, limited perspectives,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weak integration hinder explanatory power. Future work should build an impact-sensitive, region-specific framework emphasizing structure-agency dynamics, advancing resilience research from abstract epistemology to concrete ontology, and develop middle-range theories connecting with mega-narrative theories and micro-practical mechanisms.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ritical Review; Debates and Questions; Future Agend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责任编辑:敬　研)